



况味 溪沙埔

| 黄志专

溪沙埔已不见了。岁月的巨笔一挥，曾经的模样悄然隐匿。如今，一座桥梁连接两岸，一条宽阔的公路沿溪伸展。公路边，溪堤蜿蜒，河堤走廊栈道相接，共同编织成一处风景秀丽的休闲场所。

每当在此漫步，看繁花在风中舒展笑颜，又在时光里优雅凋零；听蓝溪水欢快流淌，似在弹奏岁月的歌谣。那一瞬间，幸福与惬意如潮水般漫上心头，日常生活的劳累与艰辛也在这温柔的旋律中悄然烟消云散。只是，在这繁华与宁静交织的角落，谁能记得脚下这片土地从前的模样？

回溯往昔，这里曾经是一片溪沙埔。当地人亲切地唤作“新溪浦”。早年，这里的溪床比较高，溪沙上散落着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溪石，还有那一块块隆起的沙洲溪渚。沙洲之上，青青的小草肆意生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诉说着属于这片溪洲的故事。草埔之间，几条溪水迂回潺潺，时而欢快奔腾，时而静谧悠然。它们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这里增添了灵动的气息。

这片丰茂的草埔，那时常见村民牵牛来此放牧。牛儿低着头，啃食鲜嫩的青草，偶尔满足地“哞”一声。村民坐一旁，看着牛儿吃草，聊着家长里短，享受片刻的悠闲。

当然，这片溪沙埔不只是牧场，每年年底那几个月，正是萝卜成熟期，这片溪沙埔便换了模样。常有人挑来一担担切好的萝卜条晾晒。除了河道和草地，整个溪沙埔铺满萝卜条。远远望去，就像给溪沙埔缀上一块块白色的补丁。日晒风吹，补丁的颜色也在悄然变化，由白变黄，原本水灵灵的萝卜变得满是太阳留下的褶皱，那是时光镌刻的独特印痕，见证着农作物从田间到餐桌的蜕变。

虽有溪水横亘其间，这里却仍是通往山地田园的必经路。

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村民扛着农具，踏上溪对岸耕种的路。他们挽起裤脚，小心地蹚过参溪水。冰凉的溪水漫过脚踝，带来一丝清爽，也唤醒身心。

若是收割稻谷，劳作一天归来，人们会把谷桶放在溪沙埔上，然后毫不犹豫地沉入水里，洗去一身的疲惫与尘土，仿佛所有的辛劳，都随着溪水一同流走。有时，挑着一担肥料路过参溪时，大家还会故意走进深水，看着料桶与水相互“亲吻缠绵”。奇妙的是，肩上的重量似乎一下子轻了许多。那种在水中忽然感受到生活压力减轻的瞬间，是如此的美妙与惬意，让人忍不住沉醉其中。尤其是孩子们，更是对这种体验乐此不疲，那一刻，他们仿佛拥有了无穷的力量，觉得自己能轻松挑着重物走过这参溪水，成为这片天地的小英雄。

溪水的好，不止于此。每次劳作回家，它都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除了洗澡，人们还会用它洗粗桶、洗萝卜、花生、地瓜等农作物。溪水欢快地流淌，带走泥土与污垢，留下干净与清爽。人们哼着小曲，在溪边忙碌着，欢声笑语回荡在溪沙埔的上空，织就一幅温馨和谐的乡村生活画卷。

当然，到了冬天，往往是一年四季中枯水期。天气寒冷，这条参溪水冰凉刺骨。但这水，好像很疼爱我们乡下农民。寒冬清晨，水面上往往冒着袅袅白烟。蹚过溪水，虽然寒冷，却似乎感觉一丝暖意。这时节，常有热心农民，先在溪流两边用锄头耙沙，堆起一条沙路并在有水的区域垫上一块块石块，作为石跳，或是砍几根笔直的竹子绑在一起，搭设在溪水的两边，成为一座简易竹桥，让人走过，免遭冰凉之苦。

转眼间，城市东拓，这片溪沙埔开始蜕变。幢幢高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溪桥、溪堤、岸边廊道，展露新颜。廊道边上，石椅石桌整齐排列，精致的景观错落有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休闲之处。在这里，人们可以放松身心，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幸福指数，也随之提升一大截。

社会在发展变化，一切都在向着美好前行。新溪浦的旧貌虽已消逝，它承载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人们心间。如今，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质量节节高。美好的日子，正迈着轻快的步伐，向我们走来。阳光灿烂，洒在这片焕新的土地上，照亮过去，也照亮未来。



萤火虫，挂灯笼

| 胡美云

“萤火虫，挂灯笼，飞到东来飞到西……”夏夜正浓，如水的月色，柔柔地倾泻在远的山、近的树上，白色的月光自带些凉意，一点一点洗去白天残余的燥热。

小小的我和二妹躺在旧旧的竹凉床上，在屋边的小院子里纳着凉，唱着熟悉的儿歌。竹床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竹节处泛着温润的光泽，透着清凉，偶尔翻身动一下便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在应和着我们的歌谣。

院子的旁边是一块水田，水田里的秧苗长得茁壮葱郁，成了青蛙和小水蛇们最喜欢的栖息地。那些不停歇的蛙鸣声，还有小水蛇在水田里秧苗间游走时划动水的声音，和着我和二妹轻唱的童谣，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轮廓被月光勾勒得格外分明，山脚下零星散布着几户人家的灯火，在夜色中明明灭灭，静谧美好得如一幅水墨画。

“美云美云，我们一起去捉些萤火虫来吧，装在玻璃瓶里，可以当手电筒用。”隔壁比我大一岁的金凤兴冲冲地跑到小院里，跑到了我与二妹躺着的竹凉床边，手里拿着一个细颈大肚子的玻璃瓶，朝着我们得意地晃着。那玻璃瓶在月光下闪着微光，瓶口还系着一根绳子，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

坐在竹床边为我们赶蚊子的母亲停下了手，收起轻轻哼唱的黄梅戏，笑眯眯地说：“你俩起来去和金凤玩一会儿吧。”

有了母亲的允许，我来不及等二妹起身，就急慌慌地冲进屋找玻璃瓶了。但并没有找到想要的瓶子，急着去玩的我也没有耐心再去找，干脆跑到灶口边摸出一盒火柴，把火柴倒了出来，拿了空盒子就急匆匆跑到院子里，和金凤一起跑出小院到

田埂上捉萤火虫了。

夏夜的萤火虫真多啊，忽明忽暗地飞在乡间田埂道上，停在田埂边的枝蔓上，引着小小的我们一路欢奔着，一路惊呼着。那些萤火虫的光点时而聚集成群，时而四散飘零，像是天上的星星坠落凡间。田埂两旁的草丛里，蟋蟀和纺织娘不知疲倦地鸣叫着，与蛙声交织成夏夜的交响曲。偶尔一只受惊的青蛙扑通跳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搅碎了倒映在水中的月影。

我们小心翼翼地跟在自己看中的萤火虫后面，寻着最合适的机会下手捕捉，眼神是那么专注，脚步轻巧得像只轻灵的小猫。

顺利抓到萤火虫的人又跳又笑：“我抓到啦，我抓到啦！”没抓到的人则语气沮丧：“刚刚我明明罩住了啊，怎么没在手上呢。”只是这样的快乐和懊恼对于孩子来说，来得快去得也极快，随着一只只小小的萤火虫从眼前闪过，我们又开启了下一轮捕捉。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沿着田埂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家中的灯火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光点。夜更深了，露水渐渐重了起来，打湿了我们的裤脚和布鞋。“回去吧！”金凤突然喊道，指着家的方向，“我妈在喊我了”。

果然，远处传来大人呼唤的声音，在夜夜里格外清晰。我们恋恋不舍地往回走，手里捧着各自的“战利品”，萤火虫的光芒在我们的指缝间流淌，像是握着一把会发光的糖果。我们唱着那首熟悉的萤火虫歌谣，一路开心地笑着、跳着，朝着家的方向奔去。

许多年后，每当看见萤火虫，我总会想起儿时的那些夏夜。那些小小的萤火虫，那些微弱却执着的光亮，就像记忆深处永不熄灭的灯笼，照亮了我回不去的童年，就像一个遥远的梦，温婉着流年。

纸媒情深 墨香依旧

| 任开旺



在网络时代，纸媒的辉煌已如落日余晖，渐渐淡去。然而，在我这个钟情于文字、热爱阅读的中老年人心中，纸质书刊的那份厚重与韵味，却始终如一，未曾改变。

我时常回想起那些年，报纸、杂志、书籍如同亲密的伙伴，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翻阅着那些散发着墨香的纸张，感受着文字的力量，让我的心灵得到滋养和慰藉。

纸媒时代，发表文章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情。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随笔、评论，都需要经过编辑的严格审核，对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

门槛，严格到苛刻的筛选机制，保障了纸媒作品的整体质量。那些能够在顶级文学刊物上登载的作品，无一不是经过千锤百炼，凝聚了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和智慧。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发表文章的门槛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人人皆可撰写，低俗内容也时常在自媒体上频繁出现。流量、吸粉成为新的追求，而作品的质量却往往被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更加怀念纸媒时代的那种严谨与纯粹。当然，纸媒的衰落也有其必然的原因。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来获取信



白云寺游记

| 潘建煌

初夏气温宜人，我和几位邻居慕名前往风景秀美的白云寺游玩。

白云寺因李贽少时在这里读书而远近闻名。据朋友介绍，白云寺景区现在分成两部分，我们先来到白云古寺。白云古寺的大雄宝殿坐西北朝东南，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大殿前六根雕龙石柱青龙盘绕，栩栩如生。

进入寺里，香烟缭绕，梵呗声声。寺左边有几间轩房，就是李贽的读书处。少年李贽经常从泉州来到这里，帮叔父耕作，利用闲暇在这里刻苦攻读先贤书籍。十二岁时，他在这里写下《老农老圃论》，引起轰动。现在轩房墙上挂着李贽画像，目光炯炯有神，好像在凝视千年后的游客，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出轩房，突然看到一棵枝叶繁盛的桑树，据说是开元寺的千年古桑精心移栽过来，名字叫“白云桑”。寺后草丛中还有几块宋元陶瓷碎片，青白釉色光亮如新，好像在默默诉说着古老白云寺昔日的繁华与兴盛。

走了一个多小时，大家一起围坐在古寺前面的石桌前品茶，心旷神怡。俯瞰山脚下，榕桥村落炊烟袅袅，如诗如画。我觉得这山、这古寺，也如这位思想家、文学家的风骨，虽历经无数风雨，依然巍然挺立人世间，供世人缅怀与敬奉。

在白云寺新区，大殿前方栽有两棵从北方远道运来的银杏树。旁边种植着四棵黄杨木，寓意保四方平安。

当我们登上白云寺景区的最高处——藏经阁，放眼望去，视野十分开阔。整个景区的景色和周边高楼，以及群山风景尽收眼底。尤其是左边有山如旗，迎风猎猎；右边有山如鼓，好像传来鼓声阵阵，令人心潮澎湃。我不禁感慨，祖国河山壮丽，处处建设日新月异。

临近中午，我们一行驾车返回。欣闻景区由一位热心公益、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家负责建设和工程推进，他还邀请国家级设计大师重新对整个景区作规划设计，准备将其建成一个集教育和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身的李贽文化传播中心，弘扬李贽进步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信这一举措能让白云古寺焕发新的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处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蚝壳厝：海丝之路的岁月印记

| 曾耀文

刺桐花放，我们随外地文友踏入泉州丰泽蟳埔社区，探访那别处难觅的传奇——蚝壳厝。闽南语里，“厝”即房屋，“蚝”乃海蛎，这以海蛎之壳建筑的居所，静默矗立于古刺桐港畔，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无言史证，凝成闽南沿海一道独特风物，亦为泉州递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蟳埔背倚鵝嶼山，面朝东海湾，自古便为渔船泊之所。此地居民源出古阿拉伯后裔，与汉人血脉交融，异域遗风犹存。一座座蚝壳厝沿村巷铺展：墙体由硕大的白色海蛎壳密砌而成，下承花岗岩基座，上接红砖砌筑，红白相映，有典型的闽南古大厝风骨，燕尾脊如飞檐向天。大面积的灰白蚝壳、花白色花岗石与赤红砖块交织出强烈而和谐的图案，那一堵堵蚝壳墙在日光下熠熠生辉。村中老人道出底蕴：建房所用巨蚝壳，并非产自本地。宋元时，远洋货船满载丝绸、茶叶、瓷器驶向四海，归航时为压稳空舱，水手们拾取南海群岛、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废弃的蚝壳充填舱底。归港后，村民慧眼识珍，卸下蚝壳，拌合海泥，将其砌入墙垣，成就了一座座精美的蜗居——冬暖夏凉，防水耐蚀，遂有“千年砖，万年蚝”之誉。这无意中诞生的建筑奇观，默默承载着浩荡海风与千年潮信。

我们轻抚斑驳的蚝壳墙，仿佛与古刺桐港倏然相遇。指尖划过那历经烟火熏染的“鳞片”，大海的咸涩气息似穿透时空扑面而来，耳畔依稀响起昔日千帆竞发的喧腾浪声——蚝壳厝，你是古代泉州对外贸易的结晶，片片鳞甲皆是海上丝路辉煌的刻痕。

蟳埔村头，面江临海处矗立着全村最大的顺济宫，供奉着妈祖。蟳埔人以海为生，妈祖便是他们心灵的锚地。此外，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信仰也在此留下印记，村中现存庙宇十余座。诸神共处，和谐共生，蟳埔人的心胸如海纳百川，虔诚祷祝风调雨顺、出海平安。

村头江海交汇处，崭新的渔人码头集文化、旅游、风光、休闲于一体，成为游人必至的打卡点。傍晚，晚霞镀金，伫立码头，看“江水共长天一色”，望归舟满载斜阳，听涛声亘古拍岸……此情此景，岂非人间至美！

蚝壳历经千年风雨犹存，其坚固沉默中深嵌着时间之重。当夕阳熔金，归舟泊岸，新生的渔人码头与古老的蚝壳厝隔路相望——历史并非沉埋的断片，它如海风般萦绕于斑驳的蚝壳鳞甲之间，无声诉说着一个港口如何吞吐过世界，一个村落怎样在潮汐涨落中锚定自己的文明坐标。

角落里的向日葵

| 陈守庆

随着太阳缓缓西下，小角落里的向日葵也慢慢地低下了高昂的头，它知道，太阳正渐渐离它远去。

其实，向日葵是不知道，太阳并不完全属于它。太阳有自己的天空，何况，天空中还有月亮和小星星。即便如此，面对偶尔射来的疾驶汽车的夜灯，向日葵仍有着莫名的激动。

之后，向日葵乖乖地待在属于自己的小角落里，低着头，回忆着它的过去，想着它的曾经，展望它的未来。向日葵也有过春天，想当初，艳阳高照，饱满的它与太阳遥相呼应，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和谐。它愉悦地扬起头，追逐着太阳漫舞轻歌，远方的太阳则怒放着焕发出激情再现青春。

然而，候鸟尚有归倦时，青蛇亦需冬眠季。没有太阳的日子，向日葵一直在尝试着，努力着。它知道它得改变自己，它不能总是迷恋于太阳，它还有属于自己的土壤和空气。

向日葵知道，太阳有很多追逐者，自己只是角落中那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色。所以它的要求不高，只要给它点阳光，它就灿烂。只是，它依然牵挂着，太阳一切安好？只是，它依然期待着，太阳明天一定再升起！

于是，向日葵安静了。



纸媒情深 墨香依旧

| 任开旺

息。自媒体以其便捷性、即时性和互动性，迅速占领了市场。

在我看来，对于多数中老年读者来说，纸媒所代表的那种深度阅读、理性思考的文化传统，却是自媒体所无法替代的。我依然记得那些年，我在纸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的喜悦与激动。虽然稿费微薄，甚至有时并没有稿费，但那种被认可、被肯定的感觉，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写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爱好，更是一种情怀。它让我能够倾听、释放、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在文字的海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相对于网文，我更爱看纸质报刊。因为纸质报刊所承载的那种厚重感、历史感和文化感，是网文所无法比拟的。在纸质报刊上，我可以看到不同作者的观点碰撞、思想交流，可以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深刻内涵和人文关怀。

如今，我依然保持着阅读纸质书刊的习惯。每当我翻开一本书、一份报纸时，我仿佛能够听到文字的声音、感受到作者的情感。那种与纸媒相伴的美好时光，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纸媒情深，墨香依旧。在这个数字化时代里，我依然坚守着对纸质书刊的那份执着与热爱。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世界里，纸质书刊所代表的那种深度阅读、理性思考的文化传统，将会永远闪耀着光芒。